

相  
见

# 丈量42.195公里的夜行侠



闫俊涛(左一)和康旭深夜骑行在广州的一条隧道内,进行赛道的丈量



闫俊涛在丈量过程中发现道路施工,随即原地停下来



康旭在校准路段起点贴上胶布



自行车轮连接着琼斯计数器,表显数据是丈量的参考之一

晚上9时,广州市中心依然车水马龙,世界田联国际A级丈量员闫俊涛穿上反光背心,在自行车轮毂上装上一个小小的琼斯计数器,把笔记本、笔、胶布等必备用具放进随车的小袋子里,一场持续五小时的2024广州马拉松赛道丈量即将开始。

路跑丈量员,顾名思义,他们的职责是为赛道进行专业丈量,保证选手所跑的路线距离符合世界田联的规定。但不同级别的赛事需要不同级别的丈量员,比如广马属于世界田联马拉松银牌赛事,便需要B级或以上的丈量员去丈量。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B级以上的丈量员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少,只有两百多人,而世界田联A级丈量员在中国境内仅有闫俊涛一人。

广州马拉松赛将于12月8日鸣枪起跑。与往年相比,今年广马取消了半程马拉松,全

程马拉松比赛路线也有三处调整,一是8公里处,取消琶洲桥东侧临江大道疏解道赛段;二是17.5公里处,广交会展1号门西侧掉头处折返调整为会展中路路口折返;三是终点由花城广场调整为海心沙星光大道。因此,更改后的赛道需要丈量员重新丈量,确认为无误的42.195公里。

闫俊涛采用的丈量方法是世界田联规定的“经过标定的自行车丈量法”,他在二沙岛晴澜路找到一条300米以上的直线道路,先用钢尺进行准确丈量,再根据温度算出误差值。把琼斯计数器安装在自行车前轮上,之后骑车在这300米距离里来回骑四趟,取平均值,从而算出来每一米、每一公里、42.195公里需要的数值,再加上世界田联规定的误差系数,算出最终标记点的数字。

深夜的广州不少主干道依旧繁忙,虽然前后有警车和

工作车开道护航,闫俊涛仍免不了因道路堵塞而停下。在原定路线上遇到障碍物,闫俊涛会抬起自行车,平移绕过障碍物,然后返回到最近路线继续骑行。中途也曾遇到某路段出现临时施工,吊车封堵道路的意外情况。工作人员迅速指挥施工现场让出一条通道,骑行再次启动。

凌晨1时,丈量团队抵达终点海心沙。经过测量计算,赛道比预期少了近五百米,闫俊涛和工作人员立即展开忙碌的计算和规划赛道调整,并再次返回晴澜路进行校准,当一切工作结束,时间已过凌晨2时。

闫俊涛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由于白天温差较大,为了保证测量的准确性,丈量工作都是在深夜进行,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夜行侠”。丈量工作结束后,他们还需要对每个点位进行描述,介绍丈量过程以

及绘图,出具一份二十多页的英文报告。最后经世界田联后,发放世界田联赛道认证证书,一个赛道的认证工作才算完成。

这是闫俊涛第四次丈量广马赛道。他认为无论是广马组委会还是广州市政府,都希望展示最好、最美的路线给跑者,而今年终点放在海心沙,整体完赛的流线设计以及冲刺后的仪式感将有很大的提高。

在当晚的丈量团队中,还出现了两名准丈量员康旭、汪言伟的身影,此次广马赛道的丈量也是对康旭进行的丈量员考核。他们去年参加了中国田协举办的丈量员培训班,通过考核后他们将成为D级丈量员。随着他们专业性的提升,未来将缓解中国马拉松赛事并喷和丈量员人数紧缺之间的供需矛盾,并将大大提升中国基层路跑赛事的专业性。



丈量团队在马拉松终点位置进行测量

# 骑行1890公里的追梦人

## 追梦人



秦旭随身携带着电脑,如果有创作灵感就会随时记录下来



话剧排练现场,演员们按照秦旭的剧本设计动作



话剧《俄狄浦斯·X》登上广州大学生戏剧节 广州话剧艺术中心供图



戏剧节前夕,秦旭(左一)指导演员们排练话剧



秦旭把骑行的终点定在广州塔,和初次市内长途骑行一样



路人得知秦旭从河南骑行来到广州,与秦旭的单车合影

今年10月初,来自河南的年轻人秦旭选择从老家汤阴县骑车到广州参加大学生戏剧节——历时18天,一人一车一路南下骑行1890公里,在10月28日骑行到广州。对于从广东某高校哲学专业本科“三跨”考到戏剧艺术硕士的他而言,做出这种不寻常的举动并不让人意外。

秦旭的骑行之旅始于大一的暑假。在人生中第一个没有学业压力的假期,他用了一个月时间,骑行去了岳飞庙、姜里城、文笔塔、汤河国家湿地公园等所

有地图里能查到的汤阴县文物古迹。

“骑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寻找文化的捷径。”秦旭说,“遗址、碑文,哪怕是一片荒地,我都会觉得脚下的这片土地,一千、两千、三千年前,有人在这里存在着,我甚至好像能与他们对话,看着他们的生活,我特别享受这种感觉。”

之后秦旭骑行的足迹越来越广,从汤阴县到安阳市,从安阳市到河南省。在广州上大学期间,秦旭骑着共享单车,足迹

遍布广州各区。

2020年9月,秦旭在个人豆瓣日记中写道:“一桥通南北,九桥平江河,珠江是广州的母亲河,南北两岸各区无不围绕珠江而生长,今天我沿着横跨珠江自东向西的九座桥骑行……”来反衬着,我甚至好像能与他们对话,看着他们的生活,我特别享受这种感觉。”

今年10月,秦旭在本科时期编导的话剧《俄狄浦斯·X》入围今年的广州大学生戏剧节。为了纪念在广州的学习生活,秦旭选择一人一车骑行南下,用18天

时间从河南汤阴老家骑行1890公里来到广州。

“我认为现在很多剧本都缺少一种生活感,骑行对于我来说,其实是融入生活搜集素材的一种方式。”对于这个有点疯狂的举动,秦旭表示,骑行路上,与其说他在看风景,不如说是在看人——在相遇后,他们会去哪,做什么事?不同于在书桌前遐想,在骑行路上,面对一个个鲜活的人,秦旭的脑子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剧情猜测,不停锻炼他的剧本创作能力。

在戏剧节演出结束后,秦旭要返回南京继续攻读戏剧艺术硕士,在秦旭的计划里,他会回到学校继续打磨一个和岳飞庙有关的剧本——因为这次南下骑行过程中他又发现了许多与岳飞相关的遗迹,甚至在武汉黄鹤楼里还见到了岳飞的雕像。秦旭出生于岳飞故里,这次骑行他对家乡的文化影响力有了新的感受。

“我的小学就在岳飞庙隔壁,岳飞是我生平崇拜的第一个英雄,虽然我姓秦。”秦旭调侃道。